

有态度(第四期)

长篇小说该写多长?

写多长才算是长篇小说?对此多为约定俗成。参考目前一些主要文学奖项的评选规则,将版面字数13万的小说算作长篇。具体到作家笔端的篇幅控制,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讨论“长篇小说究竟该写多长”似乎是一个“有技术难度”的问题,其难度在于标准的不确定,也在于创作的自由,进而附加上时代审美的变迁。写作长篇小说是一

项显而易见的艰苦劳动,我们不禁要问,“不得不写”的动力何在?本期《有态度》邀请数位作家、评论家探讨该话题,从创作长篇小说的主体性、内在机制,影响长篇小说写作的外部因素,以及阅读长篇小说的理性判断、感性经验等方面展开讨论。

——栏目主持人:杜佳 李英俊

宽度大于深度,也难于深度,而且没有足够的宽度,便成就不了应有的深度——

长篇小说为什么要长

□罗伟章

“另类诱惑”是有志向的作家都要经历的,前文提及的观念写作,既是社会现实使然,也是“另类诱惑”使然。“另类”的好处不言而喻,但也有危险。比如刻意剔除生活的辽阔,把门关上,进入私人化写作。把个体从群体中打捞出来,其意义,不亚于把人类从神的手中解救出来。需要警惕的是,任何一种强调,都可能走向狭窄。私人化写作的长篇一般都不长,遗憾的是,读过之后,我们看见了作者“私人”,却看不到个人经验开辟出的深远人生。这可以作为一种特殊性存在,艺术需要创新,特殊性很可贵,但世间的伟大作品,特别是伟大的大部头,却又不是依靠特殊性成就伟大。这的确让人深思。

谈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免不了要谈论思想。小说的思想从哪里来?从人物的生命细节中来,从“悟”当中来。托尔斯泰小说最光辉的思想,不是他的长篇大论,而是他塑造的人物给的。作家对社会生活有洞察,对时代本质有把握,才能塑造出某种人物,这个或这些人物的言语、行为、心思,成为了镜子和晴雨表。“悟”的意思是说某些道理,可能就是常识,但如果没理解,没跟自己的生命发生联系,就构不成你的思想,就与你无关。一旦理解,就和你一同成长了。这当然不必非要长篇小说去完成,更不必非要大部头去完成,但大部头更能为我们充分展示,更能把我们习以为常又视而不见的生活提取出来,把那些未经命名的

经验揭示出来,让我们浸泡于生活又认清生活,修剪自身又丰富自身。

由此出发,大部头的故事情节,不一定非要大起大落,它的故事或许是简单的、朴素的,但由细部构建起来的生命情节却一定是静水流深或波澜壮阔的。即是说,大部头都有两种情节,故事情节代表方向,生命情节生成血肉,血肉丰满,才能元气淋漓,才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它很清楚,世间再平凡的生活,只要写到位,都自然构成寓言,因此它不会急急慌慌地去索取寓意,只是点点滴滴地、一步一步地,经营自己,完成自己。

说到时代审美,当今确实是被“快”统治的,未来大概更是。我认为,超级智能机器人的诞生,正是“快”催生出的果子。“快”驱赶着我们,让我们丧失自在和从容,感到不适和恐慌,把我们立体的生命扁平化。这时候,如果艺术只会“适应”,只会为“快”助纣为虐,又怎么可能抚慰心灵、启迪心智呢?我们还要艺术干什么?任何艺术都是一种抵抗,包括对平庸的抵抗,也包括对速度的抵抗。既如此,那么写作和阅读大部头,就不构成审美需求,还是勇气和态度。

说到底,还得把话说回来:从根本上讲,长度证明不了什么,我提议每年至少读一部大部头,并没说只能读大部头。如果我那样说,我自己的那些没上二十万字的好长篇,又有谁去读呢?

相比就好坏显而易见的作品做出是非批判,或是给出长篇小说合适的长度——

先正确认识长篇小说的长度

□刘诗宇

今天谈起长篇小说的“长度”,似乎非议居多,认为很多小说写得太长,导致作品失去简洁凝练,让读者有浪费时间之感。加上评论界更喜欢把“史诗”这个评价安在小说而非诗歌上,导致很多作家在不知是褒奖还是谎言的氛围里,把小说写长看成是一种资格和本事。相比简单的否定、痛快的批判,我还是希望能先个人最直观、感性的经验开始,说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在研究当下长篇小说之前,我并不反感“长”的作品。记得小时候曾很奢侈地花上整个寒暑假读一部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巴黎圣母院》,每天读一点,细嚼慢咽,把自己带进故事,让虚构世界的光照进现实。那时候希望书永远没有最后一页,就像期待假日永远悠长,人间不散的筵席。在这种有精神陪伴、精神成长性质的无功利阅读中,人是不会嫌书长的。因此当我们讨论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时,应该意识到,如果能超越批评或研究者的立场,其实无论对于好作品还是不那么好的作品来说,长度都不是一个“是非问题”。

我曾设想,好的小说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它的质地和重量都不会变化,是超越物理学存在的。我曾经用一周时间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曾用一个半月读《西线无战事》。前者篇幅很长,涉及的故事时间很短,但质地极为稠密;后者篇幅很短,中译本仅十多万字出头,却清爽舒缓地讲着更长的故事。它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品。

那么何时长度变成了“是非问题”呢?大概有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小说的主线不清晰,人物形象不可爱也不可怕,作者偏偏又极其自恋地东拉西扯,用支线和闲笔以及多余的对话、场景、议论来折磨读者。黎紫书在《流俗地》后记里写很多长篇“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灌水,惨不忍睹”,可谓恰当。这种肯定是写长不如写短,甚至不如不写。第二种情况更复杂一些。经常听到有评论家说自己一夜就翻完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天在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作者以及听众都点头称是。意气风发之余,也不禁让人有“两败俱伤”的想象。那个匆忙的夜晚里评论家必定如蜘蛛侠在城市高空飞翔,一边把地面的行人、车辆、街道都理解成有规律的重复,匆匆掠过;一边与时间赛跑,路途有令人恼火的漫长。而作家在评论家倚马千言、口若悬河之际,却不知道自己埋藏在字句和细节里的匠心和机锋就这么被专业读者无视了呢?不忍猜测。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在文学阅读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专业读者,有了透视小说的眼力,有了阅读的责任和评论的压

力,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普通读者的激情和乐趣,不容易再产生爱上眼前这本书、依赖阅读的感觉。对于批评与研究来说,必须无视喜好、优劣而转战于一部又一部砖头般“横空出世”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评论家也是“人”,当他们在近似主题、重复的形象、乏味的叙事和语言中“察觉不爱”,选择用直觉和经验在文本中跳跃时,其实他们比谁都更盼望有一部真正能让自己逐字逐句阅读,感动并沉浸其中的作品。此时恐怕中等水准作品的长度与“有话直说”,都会让他们难耐,只有杰作的长度才是有意义的,其他作品大概都是长不如短。

近几十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普通读者大概不会因为喜欢其他艺术形式而替文学焦虑,但对文学从业者来说,影视综艺、短视频游戏占据了人们的静态休闲时间,文学似乎要被边缘化了。一旦艺术问题有了生存的焦虑,对长篇小说“长度”的讨论也就有些变味。一些评论者认为长篇小说过长,是担心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文学提供的吸引力或快感分量不足、门槛过高。

我认为这种担忧仍然有被评论与研究者的身份遮蔽的可能性。对于专业读者来说,阅读长篇小说可能是工作和生活,但对于普通读者,长篇小说只是选择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受关注度作为评判标准,那么网络小说的风靡一定证明长篇小说过于雅正、深刻、短暂——而非篇幅过长了。但问题在于,长篇小说需要以网络小说的标准定义自己吗?

这不是说文学就应该做出一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高傲姿态,而是说营销是营销,创作是创作,不能纯以“商贩”的眼光评价文学。一些纯文学作品在直播带货中斩获了不俗的成绩,说明文学品质始终是不会过时的。

综上所述,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作品确实差,应该进一步“脱水”;二是评论与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让我们对长篇小说的“长度”感到焦虑;三是新媒体发展、各种艺术形式变得普及的情况下,长篇小说的“长度”背负了一些莫须有的质疑。相比就好坏显而易见的作品做出是非批判,或是给出长篇小说合适的长度,我认为如何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在今天也许更加重要。



朋友们相聚,往往把自己欣赏的作品描述得天花乱坠,于是也找来找去,结果大多失望。这样的经历非止一回。可见读书是一种自我发现。发现书的能力,是阅读能力的重要部分。我认为必要的阅读建议是:一年当中,至少读一部大部头。

大部头包括长篇小说。大到什么程度?在我心目中,四五万字可能还不算大。当然前提是这个大部头是值得的。若手头没有新的,我就重读经典。当我把那些六七十万字甚至过百万字的作品捧在手上,心里明白,我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找到心灵归宿,修补精神价值、重塑生命信心。我因此变得无比安详。

好小说不以字数论,这是常识。揭示人物命运,也非长篇小说的专利。两千多字的《孔乙己》,命运感已非常强烈。但落实到长篇,还是要大部头才能真正满足对“命运”的期待。检视自己的长篇作品,二十万字左右的,占了多半,可我依然要说,太短的长篇往往流于观念写作,情节设置性过强,追求寓意的企图过重。观念写作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贡献,它专注于局部,并在局部成就深度。但在我看来,宽度大于深度,也难于深度,而且没有足够的宽度,便成就不了应有的深度,深度蕴含于宽度之中,反过来却不一定。

水的河流,流不了多远就干涸了——

真的非往长里写不可吗?

一部缺乏内驱力的长篇小说,就好比一条缺乏源头活水

最初界定长篇小说这个概念的人,敢情真是“大意”了。无论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该写多长,都有上限,又有下限,独独长篇小说只给了下限,即约定俗成。至于不能超过多少篇幅,则没有限定,端着作者的写作意愿,也没有谁能给出标准。当然,没有标准或许就是最好的标准。若是硬性规定,这个小说样式恐怕也就剩下穷途末路了。

我虽然不赞成设立硬性的标准,但也还是认为事物皆有一定之规,即使没有外在的标准,也有内在的尺度。这既就是说大多长篇小说都有自身的规定性,并不是作者想写多长就能写多长;也是说读者即使说不出什么明确的道理来,也会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对一部长篇小说做出判断,究竟是感性的经验开始,说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在研究当下长篇小说之前,我并不反感“长”的作品。记得小时候曾很奢侈地花上整个寒暑假读一部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巴黎圣母院》,每天读一点,细嚼慢咽,把自己带进故事,让虚构世界的光照进现实。那时候希望书永远没有最后一页,就像期待假日永远悠长,人间不散的筵席。在这种有精神陪伴、精神成长性质的无功利阅读中,人是不会嫌书长的。因此当我们讨论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时,应该意识到,如果能超越批评或研究者的立场,其实无论对于好作品还是不那么好的作品来说,长度都不是一个“是非问题”。

我曾设想,好的小说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它的质地和重量都不会变化,是超越物理学存在的。我曾经用一周时间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曾用一个半月读《西线无战事》。前者篇幅很长,涉及的故事时间很短,但质地极为稠密;后者篇幅很短,中译本仅十多万字出头,却清爽舒缓地讲着更长的故事。它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品。

那么何时长度变成了“是非问题”呢?大概有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小说的主线不清晰,人物形象不可爱也不可怕,作者偏偏又极其自恋地东拉西扯,用支线和闲笔以及多余的对话、场景、议论来折磨读者。黎紫书在《流俗地》后记里写很多长篇“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灌水,惨不忍睹”,可谓恰当。这种肯定是写长不如写短,甚至不如不写。第二种情况更复杂一些。经常听到有评论家说自己一夜就翻完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天在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作者以及听众都点头称是。意气风发之余,也不禁让人有“两败俱伤”的想象。那个匆忙的夜晚里评论家必定如蜘蛛侠在城市高空飞翔,一边把地面的行人、车辆、街道都理解成有规律的重复,匆匆掠过;一边与时间赛跑,路途有令人恼火的漫长。而作家在评论家倚马千言、口若悬河之际,却不知道自己埋藏在字句和细节里的匠心和机锋就这么被专业读者无视了呢?不忍猜测。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在文学阅读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专业读者,有了透视小说的眼力,有了阅读的责任和评论的压

卡夫卡是个“深度型”作家,他像一根铁杵,朝地底下钻探,可因为宽度的局限,深到某个地步,就无能为力了。再写,不仅会让作品更加混沌,作家本人也会陷于混沌。所以卡夫卡很难把一部长篇小说写完。对此,他已有清醒认识,他说,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将其推向更高层次。这“更高层次”,是本质和清澈。“混沌”是文学中的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本质和清澈;因为本质,即使清澈得透明,内在也必是宏深包涵,并具有原野般的丰饶和殿堂般的气象。

要完成这样的文学课题,没有相应的长度是不行的。它需要梳理,需要重构。哪怕简单到普通生活,也不会是完全清晰的,而任何一种清晰都是对生活的损失,因此好小说不惧岔道,不是从街的这头直接到那头,从河的上游直接到下游,它要呈现这头到那头的人间烟火,上游到下游的波峰浪谷,包括旁逸的巷道、静谧的河汊、卑小的溪流,其喧闹与孤寂、干涸与丰茂,都被看见、被关注、被书写。作家并没忘记记街的那头,也没忘记记河的下游,但并不把那头和下游当成目标。生活和生命本身才是目标。生活的细枝末节、汤汤水水,多被欲望、远景以及由此衍生的激情、焦虑等遮蔽,是随手抛掷、轻易遗失的,大部头以其工匠般的耐心为你收拾和擦亮,让你触摸日常的体温,感知生命的过程。

最初界定长篇小说这个概念的人,敢情真是“大意”了。无论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该写多长,都有上限,又有下限,独独长篇小说只给了下限,即约定俗成。至于不能超过多少篇幅,则没有限定,端着作者的写作意愿,也没有谁能给出标准。当然,没有标准或许就是最好的标准。若是硬性规定,这个小说样式恐怕也就剩下穷途末路了。

我虽然不赞成设立硬性的标准,但也还是认为事物皆有一定之规,即使没有外在的标准,也有内在的尺度。这既就是说大多长篇小说都有自身的规定性,并不是作者想写多长就能写多长;也是说读者即使说不出什么明确的道理来,也会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对一部长篇小说做出判断,究竟是感性的经验开始,说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在研究当下长篇小说之前,我并不反感“长”的作品。记得小时候曾很奢侈地花上整个寒暑假读一部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巴黎圣母院》,每天读一点,细嚼慢咽,把自己带进故事,让虚构世界的光照进现实。那时候希望书永远没有最后一页,就像期待假日永远悠长,人间不散的筵席。在这种有精神陪伴、精神成长性质的无功利阅读中,人是不会嫌书长的。因此当我们讨论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时,应该意识到,如果能超越批评或研究者的立场,其实无论对于好作品还是不那么好的作品来说,长度都不是一个“是非问题”。

我曾设想,好的小说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它的质地和重量都不会变化,是超越物理学存在的。我曾经用一周时间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曾用一个半月读《西线无战事》。前者篇幅很长,涉及的故事时间很短,但质地极为稠密;后者篇幅很短,中译本仅十多万字出头,却清爽舒缓地讲着更长的故事。它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品。

那么何时长度变成了“是非问题”呢?大概有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小说的主线不清晰,人物形象不可爱也不可怕,作者偏偏又极其自恋地东拉西扯,用支线和闲笔以及多余的对话、场景、议论来折磨读者。黎紫书在《流俗地》后记里写很多长篇“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灌水,惨不忍睹”,可谓恰当。这种肯定是写长不如写短,甚至不如不写。第二种情况更复杂一些。经常听到有评论家说自己一夜就翻完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天在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作者以及听众都点头称是。意气风发之余,也不禁让人有“两败俱伤”的想象。那个匆忙的夜晚里评论家必定如蜘蛛侠在城市高空飞翔,一边把地面的行人、车辆、街道都理解成有规律的重复,匆匆掠过;一边与时间赛跑,路途有令人恼火的漫长。而作家在评论家倚马千言、口若悬河之际,却不知道自己埋藏在字句和细节里的匠心和机锋就这么被专业读者无视了呢?不忍猜测。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在文学阅读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专业读者,有了透视小说的眼力,有了阅读的责任和评论的压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在文学阅读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专业读者,有了透视小说的眼力,有了阅读的责任和评论的压



□周瑾璞

在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眼睛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它有着比外部世界更为激烈更为精深的洪流闪电,这就是长篇小说的世界。长篇小说书写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不同时期的身心成长,探索生活的广阔和人性的复杂。

莫言曾在文章《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里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要续貂一句:长篇要长。唯有长度与厚度,才能囊括人世间的一切。人类小小的肉体,承载着长篇小说所要讲述的事物与情感。

长篇要长。这是它的外部宣言。这长与厚,不只是外在体量与厚度,而是内在气韵和胸襟,是体格的健美协调与骨骼血脉的通达自然,而绝非虚胖浮肿,外强中干。经典的、优秀的长篇小说无不是把准了所在时代的脉搏,从不避讳当代生活中的现实,作家首先是对自己情感的真实,对自己内心的忠诚,在此基础上,才能上升为哲思和理性。

那些我们人类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那千秋万代的爱恨离别,所幸有长篇小说为我们保留了下来。我们由《金瓶梅》《红楼梦》得知明清人的生活,由《悲惨世界》感知人与宗教的关系,由《战争与和平》看到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些与当下时代相距几百年的故事,为什么还深深地打动我们?因为它们保存了人类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在中外文学史上,有着浩如烟海的经典长篇巨著,但后来者还在向这个山峰攀登,皓首穷经,前赴后继,一代代书写下去。明知无法超越,甚至连接近和抵达都几无可能,但我们还是愿意倾其一生,仰望山顶,奋力攀登,哪怕倒毙于道旁,成为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祭品和微尘,也是一种荣光。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集作者全部生命体验,需要诸多先天后天、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首先取决于你的生命容量、人生经历与感悟。体力、精力、见识、语言、文字、调查、年代、细节、地理、风物、饮食、财务……在长篇小说里,一样都不能少,如百货商店的商品斑斓多姿,共同发挥作用,合力架构起长篇小说的坚实地基和宏伟大厦。打个通俗的比喻,创作长篇小说犹如往一个袋子里装东西,看谁装量大,装得更多、更好、更美观、更加物有所值,而且装好之后,还能背起这个大袋子前行,而不是被压趴下起不来,或者姿势过于跟踉过于狼狈有碍观瞻。

仅有故事是不够的,故事和人物只是大厦的架构与蓝图,而时光、风物、情感才是撑起一座大楼的砖瓦水泥、管道电路、装修设施,使一座大楼从设计建造到最终能够入住,需要大量的生活细节来充实故事架构,需要无处不在的闲笔来填充故事的缝隙,需要心灵的活动、意识的流动来检验现实的可靠,需要有将柴米油盐、一日三餐细细道来的耐心与能力,将阳光的味道、阴雨的气息、草芽的颜色详细描述的功效与热爱,将生活的规矩、法律的条文、账务的来去仔细核算的严谨与认真,需要有收藏家的求证精神,医务人员的流程遵守,警察破案的推理能力,农人耕地的艰苦劳作与耐心等待。

作家的学识、修养、境界、人格、胸怀,也都参与着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绝不只是事件的讲述和字数的累加,而是考验一个作家待人接物的能力,是你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综合体现,你的胸怀与气量的整体考量,是一次体能检验,胸中气象、艺术构造的集中训练营。作家的使命就是将沉浸在可怕黑夜里的短促、徒劳和疾逝打捞上来,保存下来。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向真实世界最大限度的拓进,当然完全的真实又会让我们的陷入不堪的境地。于是,我们在其间辗转徘徊犹疑取舍,时常进退维谷,这种进退两难,也参与一部长篇的打造之中。

读者的阅读是和王者一道,共同建立起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一个不存在的王国,领略人间万象浮世绘。作者写到的,我们去呼应,去感知;作者没有写到的那些,我们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补充,去推进,进入到一个又一个宏大的民族画卷、精细的生命体验与宽广复杂的社会进程之中,探入深不可测的心灵世界,强大无比的心理现场。

(版面所限,此为精简版,请扫描二维码查看本期完整内容。)

